U
101
Y8
1639

V.20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備卷之二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馬周諫聚歛

唐貞觀十一年秋七月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詔百官極言得失侍御史馬周上疏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

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

亂世百姓但有苦耳

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

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

今天下勤于督餉則强斂無寧日矣

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强斂

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于貞觀之初親所

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

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

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

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內禁諸王但無縲絏

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

（得人甚難）

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百姓未安。始繇于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已上各舉一人。

（自選。亦非）

本朝陳仁錫曰。馬周與魏徵意相近。亦見其有漸不如初之失。

或曰強歛非所以息民。得人乃足以致治。此為國

要術。周亦僅舉其大槩耳。

元軌不窮治黨與

唐調露元年突厥冦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帝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疆冦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高宗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勅問之遣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

深于備虜　與律合

或曰與虜通者嘉運耳其黨與不可窮詰自當稍

示寛容。使不爲叛。獨殺嘉運。懲一戒百。此亦戢渠魁罔治脅從之法。

郭元振控制吐蕃

唐嗣聖十八年、周以主客郎中郭元振爲凉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先是凉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厥音屈北夷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硤口置和戎城。一統志云和戎城在陝西行都司城東南六百四十二里本漢武威郡地唐築和戎城宋因之元爲古浪城立巡簡司屬永昌路　本朝正統中改置古浪守禦千戶所仍屬焉北境磧中置白亭軍。白亭本海名在陝西凉州衛東北境元振置軍于此故名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冦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

○○○張○仁愿建城不置甕○門恐不可爲法

之。利。舊京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収率收民而率其耕也之後。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粮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或曰按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後世宜以矩爲殷鑒。

芑山氏曰。邊臣當知控要之法。控要則虜不得突入。自河套失而遼左虛。至今被其患。惜哉。

裴耀卿僃突厥邀監

唐玄宗命裴耀卿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謂其徒曰戎狄貪婪今齎重貨深入其境不可不僃乃命先期而往分道並進一日給之俱畢突厥室韋果發兵邀監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還

芭山氏曰不先期速往不分道並進則邀監者勝此兵法所以貴神速也耀卿得之

惟適氏曰事不密則害成爲耀卿計當日陰行吾策使衆不與知可也必謂其徒惜稍疎略

此兵法所以貴神速也。耀卿得之。

其出兵日不先期速往。不分遠近。進則邀臨赤狹

當果毅兵臺臨近欲掠之。比至耀卿已還。

備乃命先期而往分部並進一日給之與軍突厥室

韋謂其徒曰。天狀令貢。婺今滿重賞深入其境。不可不

帯玄宗命裴耀卿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譜

裴耀卿備突厥邀臨

裴耀卿議實關中

唐開元中關中久雨穀貴玄宗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于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

生隱盜臣請于河口（河口在鄭州武牢）置倉使吳船至彼卽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于三門旁側鑿山路通陸運三門山名在陝州平陸）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巨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帝深然其言以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于河口置輸場場（漕運四倉）東置河陰倉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陝州名）率兩

斛用一錢。胡注以十錢爲千錢意者以一兩爲十錢邪耀卿以江淮舟運
悉輸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大原倉。自大原
倉入渭水名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
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
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
或曰因地因人。使關中有積儲之利者。裴耀卿力
也。

卓菴氏曰。不以贏利市寵。尤見耀卿公忠處。他人
非媢上則肥巳耳。奏爲市糴錢。深得處羨餘之法。

王忠嗣高估馬價

唐天寶五載、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在○今○日○又○患○馬○）價（價不足）諸胡聞之爭賣馬于唐（胡望忠嗣○術中）忠嗣皆買之。繇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在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使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此亦其多謀○不輕戰○之效）又討吐谷渾于墨離軍。（吐谷渾音突浴魂）虜其全部而歸。

芑山氏曰。陽與陰取。利誘諸胡。頗有裨馬政。按貞

觀中張儉徙思結于代州。勸之營田。歲大稔。儉恐虜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或市馬。或和糴。皆取胡虜之有餘。補中國之不足。其智調則一也。

馬燧約束回紇

唐代宗廣德元年、回紇登里可汗（可汗音克寒。登里即前可汗毘伽闕之子。回紇入援討史朝義、復東京也。）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安置宿頓之具）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今日守令有賂賊免掠者）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自爲偵探）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

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四帥田承嗣李寶臣李懷仙薛嵩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王然之。

或曰。賂回紇渠帥。非有深略。至于斬炮。因以示約束。窺懷恩而計備禦。則非燧不能也。

芭山氏曰。因本應炮。借斬囚以威回紇。與酷暴逈別。

李抱真籍民兵

唐代宗永泰元年、加陳鄭澤潞節度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都試謂總閱試習武備也）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繇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爲諸道最。

（備 籍民爲兵仍不擾民）

芑山氏曰、得古兵法之意、後李德裕爲劍南西川

節度建籌邊樓率戸三百取一人使之習兵緩則
治農急則荷戈時謂之雄邊子弟宋開平間詔陜
西家出一軍號爲保毅官給資糧戍同禁旅主之
以轉運撫之以六萬八千之衆簡閱既精拳勇可
用皆與澤潞兵大同小異雖然古今非無良法在
善兵者行之得人耳

獨孤及痛言時政

唐永泰元年、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人主通病）、遂使諫者鉗口飽食（後世如）相招為祿仕（此輩者比比）、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于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

掊聚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于有司有司不敢聞于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其計反音忌及也海南自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徒重藩鎮之勢費戍踐邑非獨糜費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錢穀而已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屝屨之資屝芳未切音費草屨也周謂之屨夏謂之屝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于

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代宗不能用、

芭山氏曰。十三人僅獨孤及一疏。頗切時弊。而帝又不能用。人君不能求言。與求言而不用其言。其失一耳。豈足以致治哉。

又曰汰冗軍以節費。減租賦以息民。此培植邦本之言。在今日尤爲藥石。

郭子儀請扼衝要

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谷音浴渾黨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自北道趣奉天黨項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剌自西道趣盩厔職日切音質盩厔縣在京兆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寧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代宗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淮

西李忠臣得詔亟命治行諸將請擇日忠臣怒曰父（爲諸道先）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

卓菴氏曰父母有急二語婉而切使諸將皆知此則唐無藩鎮之禍矣雖然涇原之亂助泚殺段者誰邪然則忠臣亦徒有其言耳曷足道哉

段秀實捕王童之

唐代宗大曆三年、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羈旅、數遷徙、四鎮歷汴虢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潡、及徙涇州、衆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

軍中疑其寃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起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自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於涇

芑山氏曰王翊爲河中少尹知府事河東副元帥留後部將凌正暴横翊抑之正與其徒乘夜作亂翊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乃安一漏刻也延縮不同皆足御變行

之以不測而已。
又曰。觀童之白請救火。盖庸人無它長者。安能爲亂。秀實雖多智。捕亂黨八人斬之。此亦易爲力耳。豈盤錯見利器哉。德宗建中四年。涇原兵作亂。朱泚反。遣韓旻襲奉天。秀實詐爲姚令言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旻還。與劉海濱等謀搏泚殺之。然卒無潛慮密謀。出賊不意。當泚議稱帝時。徒奪源休笏擊泚。海濱旣已逸去。所結死士。又不相應援。至令賊黨李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事不成。爲

衆所殺豨是觀之秀實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若夫制御童之于股掌間小有才者優爲之非秀實獨能也

元載請城原州

唐代宗時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于帝曰四鎭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原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

隴右進逵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帝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柰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神功誤國　後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

芑山氏曰聽言當審可否利害以決行止不必問書生非書生也載此請度越宿將而田神功妄以書生語抑之使吐蕃得屯其地乘利以圖中國可爲浩嘆

段秀實嚴備非常

唐代宗大曆十一年、涇原節度使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付以後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屛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頔徒歷反）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于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對言也）于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遠者以軍法從事。史

廷幹崔珍張景華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廷幹入宿衞徙崔珍屯靈臺補張景華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芭山氏曰分徙其黨則禍變自熄執偶語者因之微涉苛政然正是猛以濟寬觀不戮一人可見

馬燧設備河東

唐大曆十四年德宗初即位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爲河東節度使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廝役皆可用）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兗州人張建封爲判官署李自良代州刺史委任之（知人）

或曰教廝役造戰車慎委任燧所以備河東者甚

詳它如造甲稱長短皆衆人所能非燧長技
或曰德宗貞元三年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鎮
大原自良固辭曰臣事馬燧不欲代之上曰卿于
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爲得體然北門之任非卿不
可以自良爲河東節度使繇此觀之自良夙負材
器非碌碌者燧前此特加委任蓋獨有所見此尤
燧知人之明也

劉晏理財養民

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嘗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遞大計切音第傳遞也）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嘗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其句簡

須得其實

此策可以理國

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近代雖士類蓋貪污不可任將誰委乎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不苛遷次緩速咸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防制自密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得理財之要與經傳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須察真僞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

○如○此○則○民○不○困○○○○

其困敝流殍然後賑之也繇是戶口蕃息晏專用搉○

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

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

○○至○論○○

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

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

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繇

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敝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

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

○唐○宜○宗○時○裴○休○欲○復○

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

（晏之法立漕法十條史逸不載）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宜擇人）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楊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先使（近日嚴禁漕軍貿易故漕日廢）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懿宗年號）（今弊有甚于此者）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能吏）

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一日中决之後來言財利

者皆莫能及

芭山氏曰以養民爲　使私用無窘晏理財蓋有合于道者其足國之　豈王鉷韋堅楊慎矜所能及建中元年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旨奏晏因貶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上密遣中使縊殺之世莫不痛其寃或謂典利之臣罕有得其死者雖晏亦然此特成敗論人之見理財若劉晏曷可少哉

李晟决志平賊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反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晟得除官制拜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塹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積粟（綱目删此）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時幸梁州）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三强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此書宜節録其詞）

單遜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懟恧未忍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無備中求備

芭山氏曰受命則哭誓衆則涕宜其激感將士併心滅賊也晟遺懷光書史不宜槩削不載

韓滉遣使貢獻

唐德宗興元元年五月、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裌衣無絮曰裌衣、至是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襬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

與小人日遶月進異

餉友即以忠主非私交也

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有備）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湜米至減五之四湜爲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嘗衣絹裙破然後易

芭山氏曰忠義激發志在勤王非掊斂獻媚要求非分者比至其措置有方得達行在尤徵湜之思略

時乘輿播遷軍須告匱湜獨遣使貢獻蓋上失備而臣代爲備者古方略故附載備區

李晟討懲逆亂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嘗爲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而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備中寓機律）

或曰德宗嘗語陸贄曰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曰如此則事同脅執今晟

請斬楚琳。而德宗不許。似陰用贄言。

李晟戒渾瑊嚴備

唐德宗貞元三年、渾瑊與吐蕃盟於平凉、吐蕃刼盟。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嚴備。（延賞無識）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繇成。（此言似而非）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大尉謂和好必不成、（兒戲）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傷耳。（忠懇）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

韓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爾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

恐有急不足相赴

用伏

吐蕃此已可疑瑊不為備何也

相虜用伏

踈略

亥跡

無備幸免

他馬乘之伏氈入其衙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
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珹至其
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
頼有元光伏兵
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栁渾曰
庸主
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
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栁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
爲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刼盟者兵
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料敵如此其審邪
非計　爲中國羞
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上遣中使齎詔遺尚結贊不

納而還、

或曰春秋隱二年書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唐爲魯地。此蓋費誓所謂徐戎在魯東郊之境者。魯君與之盟。成禮訖事而無它虞。然春秋惡其以中國與夷狄盟。故書時書月書日。以深謹之。況吐蕃在唐尤爲桀黠。德宗信所不當信。命大臣與之結盟。故綱目于吐蕃求和請盟之事。皆削不書。獨書以渾瑊爲會盟使于前。而繼書渾瑊與吐蕃盟于後。所以見是盟乃唐人所欲。非出于吐蕃之請。

其致刼盟之辱。唐人自取耳。後之欲輕信夷狄者其爲殷鑒。豈不謬哉。

惟適氏曰。渾瑊不於盟所嚴備。瑊之罪也。而張延賞謬信吐蕃。謂盟可成。此尤僨事辱國之甚者。向非元光設伏于營西。渾瑊僥倖以免禍。其爲虜所挫敗。又不知何如也。然朝廷不聞詰責延賞加之貶黜。使卒于家。廢法一至此哉。

限與彼卒千家。竊法一至此哉。

推恩又不知何如也。然朝廷不問詰責延賞加之

非元先設伏于潞西渾瑊微倖以免禍其為虜所

賞悉信吐蕃請盟可決此尤僨事辱國之甚者向

惟逆天日渾瑊不至於盟所殲戮殺之罪也而張延

其為限鑿豈不明哉

其毀持盟之際皆人自取耳後之欲與虜信束狄者

李泌請句勘兩稅

唐德宗貞元三年、時關東防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率徵斂也罰以爲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遺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留爲本州用此唐舊法然也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大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

而速急則獲少而遲甚以寬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爲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句勘句居侯切音鈎稽也勘箇較也兩稅錢帛使

或曰以寬政足國用非財賦之臣所知近日有司催科宜知此法

李泌簡括胡客田宅

唐德宗貞元三年、初河隴（二州名）既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賓、（太盛）委府縣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敝、李泌知胡客（留心國事、無巨細必察、知之）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簡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

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逆知其不願歸）
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但不令冗食耳）
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消胡客怨望）
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牙
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纔十餘人（宜有法以制馭之）

芭山氏曰泌知胡客不願歸者衆將因其材而任之然必云各遣歸國不願歸者自陳以明胡客之留自留耳非中國强留之也而其間倔彊憤戾之氣亦自是少馴矣此機權令人不測處

李泌請募戍卒屯田

唐德宗貞元三年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彌隣切音民錢貫也）（非經生之見）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柰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今吐蕃（音番）久居原蘭（二州名）之

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用詐）纈（繒慈陵切音情帛也 纈胡結切賢入聲）因黨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以無用為有用）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此漢已試之法）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

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
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
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
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
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不過數番則戍卒土著
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敝為富強也
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
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
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

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泌言已驗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芭山氏曰。參用李牧鼂錯趙充國之法。

李泌計安江淮

唐德宗貞元四年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甬橋作埇淮泗地名屬徐州）爲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淄青李納鎮）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高明應幼騃可代宜徵爲金吾將軍萬一使他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封爲徐泗濠節

度使○

芑山氏曰○鄭侯知建封足鎮徐州○請以代高明應○已而言果驗○獨臨疾舍陸贄不薦○而薦竇參董晉以自代○卒罕所建立○贄繇是不竟其用○後世不能不爲鄭侯惜○

孫　余垣
　　余繼樞　較正

古方略備卷之二終

古方略備卷之三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陸贄議充邊儲

唐德宗貞元八年、陸贄言于上曰、邊儲不贍。繇措置失當。蓄歛乖宜。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

蒙徵發赴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盖彼之號令

今官軍不能勝虜賊坐此病

繇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所謂蓄歛乘宜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

近日有司非纖嗇更恣侵漁矣可嘆

悅慕而有司競爲苟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時歛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

此輩亦殃民蠹國

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不

可衣鬻無所售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軍城以所得加價爲羨餘雖設巡院轉成囊橐至有

（今之倉庫吏胥皆然）

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数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

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此金粟生死之權衡
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畜用貨泉
近歲關輔屡豐公儲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
米貴加倍人多流庸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
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糶而無米而又
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
今江淮斗米直百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僦即就切酒去聲賃
也又約二百米糙具陳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
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

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大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大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

糴運○米以濟江淮

渭橋倉之鈌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十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儹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音詩說文粗緒也一日繒屬）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備浸充

和糴以足邊餉

或曰權衡適中皆通變宜民之法後人膠柱鼓瑟名為利而害實隨之此邊儲所以益耗也如贄所言自足補偏救弊然在今日尤當善用其意耳

陸贄論備邊六失

唐德宗貞元十年陸贄爲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於遥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顒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援棄城鎮揺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

先提數語猶今制策冒頭

一失

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嘗。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尊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

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損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歲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數十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强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

三失

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雖用氣勢亦須以智。計輔之）則消。勢合則威。拆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四失）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

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嘗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須。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舊名。其於廪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慍。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

五 失六

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飆○飆音標暴風從下而上也馹書馹音日驛傳遞馬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今勦畧○者皆然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捕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繇巳○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遥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

六失

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宜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裁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宜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

芑山氏曰條例六失切中時弊罷防秋擇元帥屯田收糴減費考成雖非宣公擬論然皆前人備邊至計不可略也

陸贄請均財賦

唐德宗貞元十年、陸贄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執事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遽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

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繇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爲錢貨者官

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爲新收而有復。倏往忽

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
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
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
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
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
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
○今催科害民亦然
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
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
後此立官市使白望數百人。且有抑買強奪者
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

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

芭山氏曰。條奏根據經術。論兩稅之法。尤洞晰當日利弊。德宗苟用其策。則利不壅於上。民不困於下。何止比隆貞觀。惜乎其皆不行也。

重方合能詰爲古曰作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
也。丘山氏曰：條奏根據經術，論兩漢之法尤爲所論
曰：何難於當者用其策，則利不害於上，民不困於
王而止，況漢以議者乎，其皆不行也。

楊朝晟議築三城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不許、又以方渠（方渠縣名漢初所置）合道（合道城名在慶陽府環縣西南七十里）木波（木波城名在環縣南四十五里）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復使問之曰、鄜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三城猶迫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

此備中寓機者、虛聲疑虜

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

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眢井（眢音淵井無水曰眢）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楊朝晟軍還至馬嶺（馬嶺縣名屬北地郡）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

（此中當有鼓厲城幸之術）

芑山氏曰○兵多累贅○不若用少輕捷○朝晟推是術以築城○無屈力殫貨之弊○而吐蕃亦無能爲○可謂善用少矣○要之得力在出虜不意○

盧坦增宣歙穀價

唐憲宗元和三年以盧坦爲宣歙觀察使蘓彊之誅也兄弘在晉州幕府免歸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爲判官上曰鄉使蘓彊不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況其兄乎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頼以生

芑山氏曰增穀價招商船此亦救荒一策然有欲增價而無價可增者當更爲區畫不宜刻舟求劍

裴垍請用省估

唐憲宗元和三年、以裴垍奇寄切音忌堅土也平章事、上問爲理之要何先、垍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謂供朝廷戶部度支受之送使謂詔州各送本道節度觀察使以充調度留州謂存留爲本州用也三品、建中德宗年號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謂民輸本色準錢已過倍也子本等曰倍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公土切音古估值也省估謂省減之價就實估以重斂於民、垍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繇是江淮稍蘇。

古方略 卷之三 圭 忠貞堂

裴垍請用省估

唐憲宗元和三年以裴垍其冀切音忌堅土也平章事上問為

理之要何先垍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謂供

朝廷戶部度支受之送使謂諸州各送本道節度觀察使以充調度留州謂存留為本州用也

三品建中德宗年號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

重民所出已倍其初謂民輸本色準錢已過皆也于本等曰倍其留州送

使者所在又降省估今土切音古估值也省估謂省減之價就實估以

甚山氏曰勤卹民隱不止於此埴先去其甚